

艺览纵横

《孔子见老子》东汉 28cm×99cm



传统金石拓片,何以让图像复兴

白林坡

从传统金石学到现代图像观照

传统金石学是中国独有的、自成系统的一门学问和艺术,是我国极具民族特色的文化形式。在我国古代,各时代对前代金石古物进行搜集、捶拓、著录、研究、题跋、鉴藏,长期以来常是流行于不同时期士大夫、读书阶层人士的一门修齐功夫与学问形式,历代金石学著述亦甚夥,历史积淀深厚,文化底蕴丰渥。金石学自北宋大兴以后直至明代中期,其研究主流和重点是以研究文字文献、以证经补史为鹄的。

明代晚期,金石学逐步从以证经补史为主,进而发展为对考察访碑所获的拓片进行装裱题跋,以鉴赏书法之美、考镜书学源流为能事。包括清初关中人褚峻所编的《金石图》,也将金石学研究关注的重点转移到对金石器物的图像上来,对后来的金石图像的研究有着重要影响。及至晚清到近代以来,传统金石学有一大部分研究逐步从文字本体研究走向对图像本位的观照,这不仅是传统金石学研究自身从学理发展上的自我更新,同时也受现代考古学器物研究的影响和启发。

近现代以来,学界普遍把传统金石学与西方传入的考古学关联起来,认为传统的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随着考古学的发展演变,学科分科也越来越细,从研究对象来说,考古学研究逐渐分离出美术考古学。现代以来的中国美术考古学对于金石遗物的器型、纹饰及刻绘图像等作为对象研究,部分采用了传统金石学的田野采集、著录编目及相应研究方法,但美术考古学与传统金石学还是有诸多差别。民国时期,学美术留洋归来的王子云、学艺术史留学归来的滕固、学建筑留洋归来的梁思成等诸人,以西方现代学术研究的方法借鉴传统金石学的田野寻访、捶拓、编目、考究图像与绘画的研究方式,对传统金石学进行了借鉴与更新。特别是王子云在考察的不同时期捶拓了数量甚夥的石刻图像拓片,编著了《中国古代石刻图像集》(1957年出版),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关于金石图像整理的专著。

这些通过田野考察获得新的图像拓片资料,提升了传统金石学的美术考古学倾向,打开了传统金石学研究的美术视觉研究旨向,图像类拓片也逐步成为美术文化的载体和新的视觉形态。晚清海派画家也常以金石图像拓片与绘画相结合的形式创作,影响及今。古代金石器物图像纹饰也逐步与现代绘画艺术结合,尤其是对图像器物拓片的书法题跋,更成为一种新的艺术审美样式,不断丰富着我们的视觉资源。

传统金石拓片的图像构建

金石拓片如影随形地承载着金石遗物的形态,平面化地还原着金石实物的造型及所附着其上的文字、图案信息等,所呈现的拓片形态,常集绘画、书法及文字、史料、文学、经学及宗教史料价值等于一身,体现着传统民族学术、艺术的特有文化旨趣。尤其是历经岁月长河,器物、碑石本身因各种因素风化、损坏、散逸,而以宣纸捶拓的清晰精美的拓片就承载了传承文化艺术信息的任务,许多已散失毁坏的金属器皿、碑刻摩崖、砖瓦造像等等,因有拓片得以传世,使得后来者才能感受原物的形象、信息和艺术风采。

本次“图像的复兴”展览,是从陕西省美术博物馆馆藏的周秦汉唐直至民国以来的六百余件(套)金石碑帖拓片中遴选一百余件代表性的图像类精品拓片策划进行集中展出,包括陕西、山西地区出土的馆藏周代青铜器金形拓、榆林汉代画像石旧拓、隋唐重要遗址发掘实物的石刻线描精品拓片,以及河南南阳、山东临沂、山西晋中等地的图像类画像石、造像碑、石窟寺浮雕拓片等等,琳琅满目,可以说是一部上古、中古金石刻划类绘画的图像艺术史。

展览分为两个大的版块。第一版块“吉金乐石”,主要是对传统金石学的渊源、历史发展及拓片等相关知识的介绍,属文献部分;第二版块是馆藏作品部分,从西周到唐代,按朝代顺序,每个朝代内部又按类别区分作品,体现展品的系统性,也

便于观赏。同时展览还配以多媒体影像装置,体现出展览的延展性和当下性,也增强了展览欣赏的趣味。

从图像到图像文化传播

拓片把一个真实的器物、载体,或立体或平面或浮雕、或金属或石头或其他各种材质,通过捶拓,转化成平面的黑白灰(或单色)图像。这是一种图像类型与关系的转移,也是图像再生成、艺术再创造。在没有照相技术的时代,捶拓技艺实际是部分承担者照相留影的传播功能。而在当代,拓片所承载的信息与照相机机械图像的静态图像是不一样的,拓片不仅仅是一个真实的信息还原,捶拓出拓片的时段、手法以及选择的角度、拓印的手法,也是新的图文信息载体再生成、审美样式再创造的过程。

拓片也不是简单的金石学素材载体。此次展览系统展示的古代拓片,可以呈现中国绘画的上古和中古的一种重要传统。我们留存宋画、明画、清画很多,但是宋以前没有留下太多的纸质或卷轴的美术作品。研究金石碑刻上的图像图案,能使得宋元以前的传统民族美术的一种主流样式得以充分发掘、展示。

此外,拓片图像作为视觉资源的一种母体,在当下时代可以与诸多艺术门类相结合、相链接、相杂交,生成或转化为诸多艺术品。比如,拓片与绘画的结合、拓片与数字艺术、拓片与版画、雕塑、篆刻、书法的结合等等,会转化成一种新的艺术样式。它们作为视觉资源也可以随处应用,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场景里。

未来,拓片的艺术存在价值和文化传播价值仍然非常重要,代表着我们民族文化艺术的一种独特形式,拥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广泛的受众基础。我们有理由相信,古老而积淀深厚的拓拓技艺和拓片艺术未来在创新性发展、创作性转化中一定还会不断自新式焕发神采,创造新的契机。

(作者系“图像的复兴”策展人,现任陕西省美术博物馆收藏研究部主任)

艺林拔英

欣赏工笔画是赏心悦目的乐事,但画工笔画却是件苦事:一笔一画、双勾勒形、晕染着色……费神费力、耗时耗工。画好工笔画更是件难事,湖南工笔画全国领先,先后有陈白一、邹传安、孙建林、朱训德等一批大家,要跟得上、走得远,难上加难。

平时隐居长沙闹市闭门作画、逢冬则南下深圳小住的“候鸟画家”周中耀,承载着宋元以来中国工笔画的千年血脉和使命,在西风东渐的浮躁与喧嚣中,传承开拓,推陈出新,守望花鸟世界的美好与宁静。

周中耀少年时即爱画画,同学们喜欢下课围着这个会画“洋菩萨”的小画家,班主任老师更是欣赏他的聪慧,特意买了一套印刷的画送给他临摹。老师早已过世,但发黄的画仍收在他的宝贝画箱中。年少时在中苏友好馆看过的邵一萍大师花鸟画作品,至今还刻在他的心板上,留在他的回忆中。

15岁时,周中耀辍学入工厂当小工,后又因三线建设到洪江火柴厂工作10年。此间三班倒,辛苦劳作之余,仍不弃画笔。其时,言语不多的他已将宋徽宗赵佶和黄筌作为师法对象苦心临摹。曾有工友见他练线条时自讨苦吃,用一自制铁管套在毛笔上运腕用力……在工友们酒后呼噜震天的酣睡中,他毫无倦意,将带去的院画临了一稿又一稿,独守着众人皆睡我独醒的寂寞。直到1976年才因照顾两地分居而被调回长沙,与妻子在同一家机械大厂上班。此时,他因出众的美术才华又被送到湖南轻工高等专科学校(今长沙理工大学)深造,其时已过不惑之年。系统的专业学习和人生苦难的磨砺,从此让他成了一名以画为生的人。

工笔画是宁静的,绚烂之极,归于宁静。天地无言,大美所在。周中耀的工笔画取材自然,宁静安神。令人震撼的《盼》是一幅作于2008冰灾之年的思乡之作,一只孤鸟在白雪皑皑的石上张望,冰天雪地上几簇银叶金盏的水仙正无声绽放……其时,画家因冰雪阻隔交通中断无法出行,案头的迎春的水仙和窗外冰封的世界,让他联想起好多人和自己一样无法回家团圆,于是挥毫创造了这张宁静至极的《盼》,那只孤鸟简直是众多思乡心切者冰天雪地的化身。

工笔画是唯美的,美到极致、无可挑剔。作为自唐代就独立成科的工笔花鸟画迄今已有千年历史,形成了作为中国传统美术重要门类的独特语言。浸淫其中深谙其味的周中耀在其专著《周中耀工笔花鸟画技法解读》一书中表述,工笔画有着个性、精湛、构成等四美。他喜欢钻传统的空子,挑传统的毛病,补传统的不足,创自家的风格。同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注入新的血液。作为勾勒填色、三矾九染,极具规划程式的传统工笔画,同样排斥胸无成竹、反复加工打磨出来的作品,追求气韵生动、浑厚华滋。在构成美上追求中国哲学千百年“和为贵”的美学境界,让线条、颜色、虚实、明暗、强弱等原本矛盾的东西在画面上和谐统一。我认为,好的画家其实就是调和这些矛盾的高手。

工笔画是隽永的,意境深远、耐人寻味。苏东坡论画曾有言“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而周中耀的工笔画是形神兼备。儿童因生活经验与知识局限,看画只能看到形的似与不似,认识不到形以上更深一层的思想意义。而高雅的文人画则有着深厚的画外之意,而且意犹未尽、回味无穷……我特别欣赏一幅名为《中秋》的作品。圆月旋着银辉,柳条儿晚风中轻摇,塘石上小聚的几只八哥或仰望明月,或低头倾听水声,还有两只似在轻言细语……月色如水、岁月如流、亲情流淌,真是一年中最好的团圆之夜,让人思绪万千。

“心素纸雪,无奢无求。钱权名利,争增烦恼。天道恒理,得隐失愁。禅心静水,我自悠悠。”这是素心斋主周中耀的斋铭,这是他半个多世纪风雨的人生之悟,也是他丹青之路的艺术心得。



《花园吁韵》2023年 172cmx90cm

荧屏看点

《玫瑰的故事》:人生如旷野

李青青

由汪俊执导的当代都市情感剧《玫瑰的故事》自6月8日首播便斩获同时段收视冠军。这部根据亦舒同名小说改编的剧集,以其独特的叙事手法、鲜明的人物塑造和多元的女性爱情观,为我们从时间维度呈现了一个女性成长与自我突破的故事。

刘亦菲饰演的黄亦玫从小在家庭的呵护中长大,拥有艺术天赋的她顺利从大学毕业开启了职场之旅。初入职场的黄亦玫很快与初恋庄国栋相识相爱,却因庄国栋的冷暴力和未来规划结束了这段感情。和方协文结婚生子的黄亦玫尝到了生活的一地鸡毛,价值观相差甚远的两人最终即将以离婚收场……

黄亦玫的故事发生在新世纪的北京,以申奥成功的时代标志唤起观众的集体记忆,大块头电脑和小灵通手机为这部电视剧添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和地域特色。剧中多次采用双视角的叙事手法,将故事的情节一点点地向前推进。

这部剧脱离开只从爱情角度写女性成长的老式套路,它写黄亦玫的家庭关系,写她的职场生活,写她的女性友谊。黄亦玫似乎具备了“爽剧”女主的先天优点,但成长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她在职场上经历了从青涩到

成熟的转变,也经历了从依赖到独立的蜕变。在四段爱情经历中黄亦玫逐渐认识到,爱情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她逐渐成长为一个更注重自我探索、自我实现的女性。

《玫瑰的故事》不仅展现了黄亦玫一个人的成长历程,也通过其他女性角色的塑造,展现了不同女性在面对爱情与成长时的不同选择。黄亦玫的“时间宝贵,先爱够了再说”,苏更生的“我没有那么多爱人的天赋,但我在学习”,姜雪琼的“不是每个人都有足够的幸运可以遇到真正的爱情,可是我还有很多事要做,很多路要走,这些都和爱情一样重要”,三个人的爱情阶段分别代表了女性的三个不同年龄阶段,黄亦玫对爱情的憧憬热烈和不甘回报、独立清醒的苏更生不以爱之名换取物质依赖,姜雪琼则诠释了“终有栖息之地,不是他人,唯有自己”。她们的经历告诉我们女性成长是多元的,每个女性的成长路径和选择没有固定的模式或标准。

黄亦玫这个角色被赋予了爱人的能力。她说:“婚姻的唯一条件是要对方发自内心的爱慕和欣赏。”这是对所谓“社会规则”的一句反击,越看越能读懂“我完全而绝对地主持着自己”这句自白的珍贵。人生这段旅程没有标准答案,比起嘈杂的外界声音,她更注重自己的感受。

《玫瑰的故事》的剧情线不仅是黄亦玫的人生成长和情感历程,也是现实生活中不同女性在不同阶段面临自我价值选择困惑的真实写照。黄亦玫用这场女性成长旅程为我们展现了独立女性对爱情、对家庭、对事业的态度,告诉我们,要在人生的旷野中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

艺苑杂谈

为什么要《学一学鸽子》

刘月娥



话剧《学一学鸽子》剧照。

话剧《学一学鸽子》改编自百老汇托尼奖获奖作品《Butterflies are free》,选自普希金的诗歌《理智与爱情》。这部话剧在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演出时,上座率并不理想,这使我更想聊一聊这部剧的独特魅力。

它的名字并不吸睛。鸽子有什么可以学的?真有!我们知道夜莺、杜鹃的痴情,但被赋予和平意象的鸽子竟也是痴情的鸟类,这点可能知者甚少。“鸽子”的爱情是怎样的?只有在剧场,你才能感受到它的别具一格。

从人物设置上,这部话剧虽被冠为爱情喜剧,但故事中人物的人生经历十分坎坷。出生即盲的男孩多纳德与来自破碎家庭的少女吉尔的爱情故事,听起来就有点带“虐”,但故事还真不是你想象的“狗血”。漂亮的女推销员与英俊的盲人男孩,在新鲜刺激的语言与肢体碰撞中,产生了爱情的火花,很快以轻喜剧的情调把观众带入故事情境中。但他们的爱情却遭到理智与情感的双重考验。男孩的母亲布朗太太突然探访儿子的出租房,知晓一切后,开始用严肃的目光审视这位衣着前卫、结婚6天便离婚的少女吉尔,并与儿子和吉尔深入探讨他们的爱情将面临的现实问题,言语交锋犀利。

当黑暗蒙蔽了双眼,要用心凝视心灵。对多纳德来说,看不见的世界,心才能达到他想达到的地方。心所达到地方,一定是荒漠中自然生长的一片绿洲。这片绿洲就是爱情。母亲曾经把他置身于深水的

惊恐中,用这种残忍方式告诉他,盲人的世界是多么恐怖。女孩让他勇敢地走出母亲制造的舒适圈,去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看不见的世界,也许处处都是陷阱,但他依然可以勇敢地用脚步去丈量,直面生活给他设置的种种障碍。出租房里所有物品的位置,租房周围的洗衣店、药店、超市,他都能用步数去丈量。

《学一学鸽子》也让我们看到正常人的心灵的残疾。剧中,女孩与男孩的母亲有段尖锐的对话,道出了母亲其实并不了解儿子,沉重的母爱已经成了男孩的一副枷锁,母亲自以为是的保护其实是在扼杀他对世界的憧憬。对于一个盲人来说,看不见的世界已经可怕,然而更可怕是心灵的黑洞。从破碎的原生家庭走出来的女孩吉尔,对这个世界戴上了有色眼镜,自私、狭隘、悲观,她对自己本来就是“烂人”的定位正说明她在情感上是残疾的。心灵的残疾比身体的残疾更为可怕。而当身体的残疾的人与心灵的残疾的人结合在一起,是不是心灵的丰盈与身体的丰盈可以以互补的方式连接,他们的世界便有了光的倾泻?爱情,也许就是用残缺缝补残缺,最后慢慢填满、愈合,就像人的伤口重新长出新鲜的肌肤。

为什么要“学一学鸽子”?因为鸽子身上有对相濡以沫的爱情的坚守。人们不敢付出实际行动,总是有各种理由与借口,从而与自己的爱情理想越走越远。当男孩与女孩分开,男孩开始自暴自弃,准备重新搬回到母亲身边,母亲反而理解了儿子,她不想儿子在爱情中树立起来的自信,因为爱情的消失而坍塌。她希望儿子与女孩的爱情能像鸽子一样长长久久。

在这个极简的舞台上,话剧《学一学鸽子》演绎着现实中的爱情,复杂又纯粹。一方在坚守,一方在试错,在女孩终于在试错后发现,那个真正属于她的爱情,是那个允许她试错而且一直在等待她的盲人男孩。他们能否像鸽子一样自由地拥抱爱情?结尾是开放式的。

戏剧冲突总是源于不理解、不接受到冲突的解决,情节设置一步一步扣人心弦,人物性格也随着冲突展示出来。剧中有一道连通着男孩与女孩房间的房门,实际上也是通往彼此心灵世界的门。打开便是接纳了新的世界,关闭即是拒绝了另外一种可能。在他们不时地开与关的动作中,观众也对他们的生存困境与理想世界有了更多的理解与包容,这张带着“鸽子”情绪的门的意象,显然有着舞美设计师的哲思妙理。



艺风